

掷地有声——金星的人生真能量(1) ◆ 金星



——比女人更了解女人，比男人更了解社会。荧屏前让人拍手称快的麻辣评委金星10年来第1本散文集《掷地有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告诉你精彩至极的女人该怎样做，淋漓尽致的人生该怎样活!47篇真知灼见，只谈你想听的，只说别人不敢说的。真话句句掷地有声，真实处处激荡能量。

女人在爱情里收获的是自己

爱情让人明白自己是谁，爱情让人一次又一次地收获了那个更准确的自己。爱情是了解自己和解世界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我的初恋是从二十三岁开始，起步晚，却算得上是倾情奉献。四年里三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十一年后一段真实的婚姻，其中火花无数。女人在爱情里收获的，不一定是男人，而是自己。

“激情燃烧的岁月”——这就是

我年轻时候的爱情。不断追求，完全付出，里面有我对生活毫无保留的热情。在情感上有人是开车的，有人是坐车。生活中我特别坚强，是个开车的人，但情感上我是个坐车的人，谈恋爱的时候我特别小鸟依人，也特别痴情，能付出到十分我就付出十二分，也从不求回报。爱情就是开始于这样的冲动——你想要不顾一切付出的冲动。

初恋是在美国，遇到了一个得克萨斯州的牛仔。我们相爱，为了和他一起生活我甚至抛弃了当时在纽约已有起色的舞蹈事业。但也正因为我们相爱，到后来他又把我送了回来。熬不住异地相思，我们默契地提出了分手，他对我说：“你爱我，我也爱你，可我们两个不是一路人。你需要聚光灯，需要中心，这些我不能给你。”是他告诉我，原来金星是不可能离开舞台的。

后来走入我生活的是一个意大利男人，他对我很好，我也沉浸在他对我的爱里，可他爱的是男人的我，但我知道我不是同性恋。差异让我们分手，也让我认清自己，原来金星是要做女人的。之后是一个强势的男人，他是比利时最有权势的律师之一，也是意大利黑手党的家庭律师，他的名声甚至让布鲁塞尔多个餐厅的老板都对他敬畏三分。可在我与他分别时，他能做的告别纪念只是开车载着我，流着泪，在城市的街头不停地转。原来爱情里的金星不是弱者，爱情里也没有强弱之分，相爱的人完全平等。

有了孩子后，当时陪伴我的是一个法国男朋友，我们互有好感，一起东奔西走，经历了很多。但我心里的感觉告诉我，这是情人，不是丈夫

和父亲的角色，不是能给我家庭的那个人。所以我还在寻找，直到我现在的丈夫出现，他给了我当时想要的生活。这时候的金星，是需要一个能帮自己照顾孩子的男人。爱情在帮助我明白我是谁，我也开始在爱情里准确地去寻找我需要的东西。

分手不是因为我不相爱，只是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所以从开始到结束，我一次又一次地收获一个更准确的自己。每一次分手都很理性，仍有祝福在，最后我们彼此记忆，彼此理解。这就是一个从激情幻化到理智的过程，刻骨铭心过，尾声之后心里还有余音，都是美好的回忆。刻骨铭心的爱情里我从后悔。

孩子的教育让我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课题

我不要你高尚，但你要真情实感。表达的东西一定要真实，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后会将虚假、浮夸当作习以为常。

抚养孩子也包括了教育孩子的责任，何况是在中国。

三个孩子让我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就是教育制度。不能怪老师、怪学校，我也不想去和整个体制对抗，那我就说“看谁抢得过孩子。”孩子接受知识面的一部分我交给学校，跟所有的孩子看一样的教科书，上一样的课，也要做作业，要考试。但同时孩子对社会的价值观我必须抢过来自己培养。

我也为孩子的学习成绩发过愁，但与其自己在后面逼着，不如让他自己懂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嘟嘟小学时成绩不太好，我跟他说：“60分以上就像头露出水面可以喘气，60分以下就要憋气，妈妈要求不高，

你露出水面慢慢游就行了，如果可能就游快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多点时间去做其他事，如果你觉得慢慢游也没问题，那也可以，你自己选择。”他听懂了我的话，写作业变得自觉认真起来，成绩也在慢慢提升。学校里只会告诉你好成绩就是好学生，却不会让孩子明白，你得自己去选择一种努力的生活方式。

有一次学校定的作文题目是世博会、奥运会之类的话题，我就会问孩子你对这些事件有感觉吗？他皱了皱眉，我接着说没什么感情就不要编，不要唱高调。你把看到的真实的东西写出来就可以，我不要你高尚，但你要语言流畅，真情实感，把话说明白就行。表达的东西一定要真实，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后会将虚假、浮夸当作习以为常。

每次在街上遇到寻求帮助的乞丐，我会教他们去辨别。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在那里跪着乞讨，哪怕哭得满脸眼泪鼻涕，我也会跟孩子说这样的乞丐不要施舍，他四肢健全还沦落至此是因为他懒。如果看到一些断手瘸腿的在那里乞讨，我会说，这个应该帮助，他确实没正常的劳动能力了。孩子们都很善良，但要从小让他们知道有些人该帮有些人却不值得，告诉他们同情心不能滥用。

我从小也灌输给孩子们，人别跟别人比，要跟自己比。到后来孩子反而给我上了一课。有一次我去接妮妮放学，旁边一家店里有几个和嘟嘟同岁的孩子帮爸爸妈妈看店，收钱招呼客人可能干呢，一回家我就把嘟嘟从房间里叫出来，我说别人的孩子怎么怎么能干，你是不是学习上得再努力点。嘟嘟看着我，一脸不满意的样子，到后来他说：“不

是你说不让我们跟别人比的嘛，他能看店，我还能做他做不到的事情呢。”当时我儿子的话就把我噤住了，理不在我，我老公也不帮我。然后，我跟我儿子鞠了个躬，说：“妈妈错了，妈妈不该把你跟别人比。”

还有一点我很重视，我希望能够通过家庭教育将传统文化的根扎在他们心里。我女儿睡的闺床是小姐床，很古典，是从浙江乡下收过来的，上床还要踩着榻上去，我与其跟她讲一堆书本上的知识，不如让她每天睡在这种床上，感受传统的氛围。如果有一天她出国，睡觉的时候忽然感觉没那张床就不习惯了，我的教育就成功了。她认的是中国的床，她临睡前都会想起根在哪儿。

和儿子交流起中国的古诗时也会特地多说几句，当他按照作业要求把一首诗背下来，我会额外检查一步他是否理解这首诗里面的意思，然后再亲自给他开个“小灶”，引导他：“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的语言文字是多么凝练，两个字、一个字就把意思表达清楚了。文言文就代表着中国文化中的简约、深奥。咱们现在啰嗦半天还说不明白怎么回事，是因为表达能力退化了，为什么呢？你自己想，以前哪怕是状元和平民百姓说话，老百姓都能听得懂，但现在在一个大学教授要说半天才能说明一个观点，底下的人还都一知半解。之所以退化，是人自己造成的。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靠一个人两个人补救过来，但起码你要知道有个更高的东西在那儿，你要知道什么是更加高深的一种文字表达。”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华，让他们引以为傲，走到哪儿都不能丢了这种文化认同感。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29.国际饭店：让上海自豪了半个世纪的地标

1932年的6月18日，四行大厦开工建造，两年后，大厦落成于静安寺路170号。初时，大厦是用作公寓楼的，但这个时候，世界经济正被一战之后的最大一次经济危机所困扰，公寓的出租其实是被阻断了。于是，四行大们听从了邬达克的建议，再次追加投资，亦将公寓调整为大饭店，国际饭店便应运而生。当83.8米的国际饭店在1934年的上海天空下耸立时，我想，它表达的不仅是邬达克对艺术装饰主义的精心体会，更可以看作是他对路易·沙利文为代表的美国摩天楼文化的悉心把握。

尽管缺乏足够资料来证明邬达克与“芝加哥学派”的具体关系，但他定然牢牢地记住了此君的名言：形式随从功能，也定然非常清晰地明了被一把大火所毁了的芝加哥重建时的种种情景，这情景中理应包含着1904年路易·沙利文设计的芝加哥百货公司大楼，那是世界摩天大楼的雏形。可以这么说，没有邬达克与“芝加哥学派”在设计思想上的天然或后天的暗合，没有他内心洋溢的以“钢框架取代传统的石头砖墙，在形态上以现代主义美学思想代替复古主义美学思想”的时代精神，那么，国际饭店的诞生便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匪夷所思的。由此，1934年诞生的国际饭店，便成了这样一个建筑：它既是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焕发而出的那份热情洋溢的文化，也是一个设计精灵对上海在垂直向上渴望表达的欲望的一次宣泄！

甫一开业，国际饭店便成为上海上流社会的聚会场所，如同那个开张于上海开埠时期的礼查饭店，所不同的是，开埠期间的上海上流社会，几乎是西人，而此刻，一个进入成熟期的上海，上流社会指证的就不再是西方人了，有权有势有名有利的华人占据了主角。

1935年，上海各界300余人在国际饭店的二楼为欢送梅兰芳出访苏联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茶话会，上海乃至中国的国宝之一的梅兰芳先生笑语盈盈地出现在了在这个美妙的空

间中。1936年2月，当美国著名的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携好莱坞明星来到上海后，胡蝶、梅兰芳等上海演艺界亦在国际饭店为其接风洗尘。

在1949年之前，当南京国民政府还是这片土地理论上的主宰，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但有着同样知名度的男女，诸如宋美龄、张学良、司徒雷登、陈纳德等皆是国际饭店的常客，他们热衷于邬达克设计的这个空间，是因为这个空间可以匹配他们的地位身份，以及满足他们对格局气派的要求。

虽说名流们永远是一座城市精彩生活最炫目的象征，但更广大的市民才是城市生活的真实基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或许更加伟大。

以下的这个细节颇堪玩味。遥远的1947年的春天，那正是邬达克突然离开上海的一个年份，在上海之外200公里处的浙江绍兴钱清的码头上，白雾缭绕之际，匍匐在小船中央的少年王传德与兄长王传夫匆匆告别，随后，一路辗转来到对他来说十分陌生的上海。某日，在上海作坊师傅傅华耀金的带领下，少年王传德由勒非德路（今复兴中路）一路走到国际饭店前，师傅要让他见识一下上海最著名的“24层楼”。当少年王传德的视网膜上布满了国际饭店巨兽般的身影，不由自主地仰首数起这幢摩天高楼的层数来，数的当儿，王传德将头越仰越高，以致最后竟使头上戴的那顶绍兴特有的毡帽掉落了下来，并在1947年8月的南京路上连连打滚。少年王传德对师傅华耀金脱口而出说一句“实头有湿高大战（绍兴土话，意思实在是高大啊）！”

几年后，当少年王传德已是青年王传德，并成为公私合营后的上海第三皮件厂的一名车间干部，每逢家乡大哥王传夫、三弟王传庆，老丈人施方奎，大小舅子施天秀、施炳兴等人前来上海时，他总忘不了将他们带到国际饭店前，随后走进大厅，在二楼的大理石楼道中，用手一遍遍地抚摸着细致紧密的墙壁。

79年后，上海毫无疑问地发生了变化，曾经一家独大的国际饭店的四周，早已林立起无以计数的超高层。尽管如此，建造于1934年、高达83.8米的国际饭店，曾经保持了“远东第一高度”达30年，曾经保持了“上海第一高度”达50年，仅此，邬达克的微笑便可以镌刻在上海的长空中。

14.我们开始分居

一双熟悉的、沉郁的、冷峻的眸子让我惊醒。不！绝不！人穷志不能短，不能出卖自己的人格，不能背叛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竭力推开正在肆意游移的手，猛地坐起来。他死死箍住了我！“来——人——啊，来人！”高分贝的喊叫凝聚了我全部力量，他慌忙用手来捂我的嘴，我趁机把酸痛的手拿出来，说时迟，那时快，一根锐利无比的指甲，此时变成自卫的武器，我朝着他的脸猛挠过去，紧接着，他的眼，他的鼻子，他的胳膊，他的手……我是得哪儿挠哪儿！

许是这疯子般的行为震住了他？他竟然不反抗也不还手，只是直愣愣地瞅着我。霸气、邪佞和冷凝慢慢从他脸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奇异而柔和的表情，我隐约断定危险已经过去。

“哗哗——”浴室里充满了水汽，白色的浴缸被漂漂的淋浴泡沫沫覆盖。轻揉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疼痛，泪水扑簌簌地从面颊滚落下来。

从没如此渴望田野能早点回来，经历了这个不平常的夜晚，我惊诧地发现，在受到伤害时，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丈夫！此刻，多么希望依偎在他的怀抱，让那份柔情抚平内心的伤痛！

怎么办？滕云青已摆出一副死缠烂打的姿态。凭自己单独的力量恐难摆脱他，只有田野出面才能保护自己。可是，以他的刚强不会采取过激行为吧？千万别整出人命来！还是说他只给那个色狼一警告就行了，反正也只是未遂嘛……“苍蝇不叮无缝蛋，蜜蜂不采无蕊花。这事，你自己要负责。”当我躺在床上低低地陈述了自己受辱经过时，田野扔给我的竟是这句话：我彻底傻眼了！半天，才沙哑地辩道：“我不知自己该负啥责任，可我知道你有保护我的责任！”“有责任保护你的是你父母！”“这事儿与他们有啥关系？田野，咱能不能不拿老人说事儿？”“房子不是你父母租的吗，要不租房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天！原来他是这样追根溯源的！

“你爸妈不是就爱吵架吗？他们从农村打到城市，从民房打到公房，又从公房再打到民房，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战斗高手啊！他们才是保护你的最佳人选啊，你不找他们找谁？去

啊，找他们去啊！”“好！我去！我就去！放心，以后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会找你！”

色狼的房子是不能再住了。因为焦急离开，因为考虑房租的价格，所以重租的房子很不理想。一共是三间很狭小的平房，很老式，很破旧，很低矮。墙面是用三合土做的，似乎漏过雨，水迹斑斑，灰沙脱落，由于房子不通风，缺少阳光，夏天比外面热，冬天比外面冷。这所残败、黑暗、难经风雨的房子，为我日后与另一个男人的故事埋下一个很重要的伏笔。

在遭遇色狼事件中，田野的本末倒置让我心生幽怨。我们搬家的那个桑拿天，已接到白云电话的他却依旧不露面，让我非常愤怒。要跟我以及父母断绝来往吗？太绝了吧！你不来，我还不回了呢！就这样，我们开始分居。

工厂效益严重滑坡，工资只能发到百分之七十。为了生活，我买了一台毛衣编织机，文学梦暂时搁浅。年底，工厂停产了，工资停发了，甜甜上学前班了，我黑头黑脸地加工羊毛衫，快累死了。

“嘟嘟——”门口传来车喇叭声。“甜甜！干妈大驾光临，还不速速接驾！”“干妈！”小天使展开翅膀飞到白云怀里。白云是甜甜最喜欢的客人，因为只要她来，就意味着要解馋了。“走，跟干妈吃饭去！小雅快点呀！”

推开双鹤酒楼雅间的门，不由怔住——老领导周正善与田野正喝茶呢。猛然见到我，他的眼神先是一震，随即变得沉郁黯淡。

“爸爸！”甜甜一钻一跳向田野扑去，因刚买的小皮靴太大，没跑几步就像笨重的小熊一样摔倒在地，大家鼓励她自己爬起来，可衣服穿得太厚，想起却起不来，样子憨态可掬。一时间笑声荡漾。好容易爬起来又被白云扒去大衣，展示她的十八般武艺，又是《种太阳》又是新疆舞，末了来了一段《等明天》的故事，阵阵掌声使气氛活跃起来。“等你们到我这个年龄就会体会到，一个人仅仅事业成功而家庭不成功并不是真正的成功，一切功名利禄全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的身体和美满的家庭才是自己最大的需要。”

酒宴开始不久，周书记就开始总结人生。

养女

刘洁

